

EL JUEGO DEL ÁNGEL

天使游戏

〔西班牙〕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 魏然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EL JUEGO DEL ÁNGEL

天使游戏

〔西班牙〕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
魏然 译



上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游戏/[西]萨丰著;魏然译. —海

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6

ISBN 978-7-5442-6414-3

I. ①天… II. ①萨… ②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677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8-314

EL JUEGO DEL ÁNGEL by Carlos Ruiz Zafón

Copyright © Dragonworks S.L. 2008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
Dragonworks S.L. c/o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天使游戏

[西班牙] 卡洛斯·鲁依斯·萨丰 著

魏然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 翟明明

装帧设计 金山 朱柳柳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15

字数 425千

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2版

印次 2013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414-3

定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
玛丽·卡门，
《A Nation of Two》

目 录

第一幕	诅咒之城	1
第二幕	永恒之光	133
第三幕	天使游戏	345
尾 声	1945年	459

EL JUEGO DEL ÁNGEL

第一幕 诅咒之城

一个作家永远不会忘记，他初次用小说换来几枚硬币或一声赞誉的时刻。他也永远不会忘记，彼刻虚荣像甜美的毒药般奔流于血液中的感受。他坚信，倘若没有人发现他缺乏才气，文学之梦将为他带来头顶的屋瓦和温热的晚餐，而且，他还奢望名字会印在一页微不足道的纸上，那一页注定比他活得长久。一个作家注定要记得那一刻，因为从那时起，他便迷失了自我，他的灵魂也因此有了价码。

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那遥远的一天，我的第一次悄然来临。那时候我十七岁，在《工业之声》报社打工。报社曾经红火一时，后来却日渐萧条，在一栋兽穴般的建筑里苦苦挣扎。那儿原先是硫酸工厂，墙上至今还不时渗出腐蚀性的气体，啃噬家具与衣装，耗损人们的精神，连鞋底也不放过。报社大楼在矗立着无数天使雕像与十字架的新村墓园后面，同墓园锯齿般的剪影融于一处。更远处，数以百计的烟囱和工厂建筑刺破天际，红黑两色晕染出巴塞罗那永恒的黄昏。

那一晚，我命运的轨迹彻底改变了。报社副主编巴希里奥·莫拉加斯特意在下班前一刻叫住我。他的房间在编辑部最深处，那里既是他的办公室，又是编辑聚在一起抽雪茄的吸烟室。巴希里奥面目凶恶，长着树丛一般的浓密胡须。他最痛恨过度修饰的文风，认为滥用副词和形容词的必定是堕落之徒，而且缺乏维生素。他要是发现哪位编辑欣赏浮夸文风，就把这个家伙发配去编三个星期的计闻版。倘若这人又犯了老毛病，巴希里奥就送他去打杂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我们都怕他，他很清楚。

“巴希里奥先生，您叫我吗？”我怯生生地问。

副主编瞥了我一眼。我走进办公室，马上闻到一股汗臭，紧接着一阵烟雾扑面而来。巴希里奥完全忽视我的存在，手中握着一支红铅笔，继续

校阅写字台上的一篇文章。有几分钟，副主编先是大修大改，仿佛机枪扫射般砍去些段落，接着勾勾画画，还不时念叨几声，仿佛我根本不在这儿。我不知所措，碰巧看到墙边靠着把椅子，就伸手去拉。

“谁告诉你可以坐下了？”巴希里奥嘟囔道，目光并没有从文稿上移开。

我倏地直起身，屏住呼吸。副主编叹了口气，放下红铅笔，靠在椅背上，审视着我，好像在察看一件不中用的废旧物品。

“他们说你能写点东西，马丁。”

我紧张地咽口唾沫，一开口，嘴里却冒出一串荒唐话：

“写一点，是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想说，嗯，对了，我是写……”

“我希望你写得比你说得好。嗯，你写些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嫌我的问题太多。”

“侦探小说。我更喜欢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巴希里奥打量我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一文不值。如果告诉他，我热衷的事是捏制耶稣马槽降生图中的小塑像，或许可以激起他三倍的兴趣。

他又叹了口气，耸了耸肩膀。

“维达尔说，你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还是挺出色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地方谈不上什么竞争，也用不着表现得多突出。不过，维达尔说你还不错。”

佩德罗·维达尔是《工业之声》的名笔。他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，报道犯罪事件，整版唯有这个部分值得一读。他还是十几部惊险小说的作者，专讲拉瓦尔区匪帮和上流社会贵妇的艳情故事，着实吸引了一批读者。维达尔永远身着没有瑕疵的丝质西装外套，穿着光可鉴人的意大利软帮皮鞋，颇有点明星的仪容与风范。他的发型总是纤毫不乱，唇髭修剪齐整，笑容平易近人、大方爽朗，只有那些身心愉悦、与世无争的人才会露出这样的微笑。他出身于一个从美洲归来的显赫家族。这个家族在西印度群岛靠蔗糖生意积累了丰厚家底，然后返回巴塞罗那，一口咬定城市电力工程这块肥厚的鲜肉。他的父亲是报社最大的股东。维达尔先生把编辑部当作

游乐场，在这里排解心中的烦闷，因为他一生中从没有为了生活工作过一天。他全然不在乎报社持续亏损，每天都在烧钱，正像巴塞罗那大街上日益增多的新款轿车，每天来来往往不过是在烧油。凭借众多的贵族封号，维达尔王朝醉心于收购银行，聚敛地产。在新城区，其地产堪比小型王国。

我不敢把手稿给别人看，佩德罗·维达尔是第一个看见的人。那时我几乎还是孩子，在编辑部里跑跑腿，给大家买咖啡和香烟。维达尔总是抽出时间读我的文章，给我很好的建议。后来，他请我当助手，负责把他的文章打出来。他曾说，如果我想把命运押在文学创作这场俄罗斯轮盘赌上，他很愿意帮忙，指点我最初的几步路怎么走。他倒是没有食言，所以我被扔到地狱三头狗巴希里奥的魔爪下了。

“维达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，还相信那套跟西班牙精神相反的传说，像什么精英治国论啊，把机会让给理应享有的人啊，不能靠关系谋职啊。仗着万贯家财，他倒是悠闲自得，与世无争。要是他能把花不完的钱分给我，哪怕只给我百分之一，我早就去写十四行诗了。小鸟也会飞落在我的手掌上，安然啄食，为我的善良和魅力着迷。”

“维达尔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！”我抗议道。

“还不止呢！维达尔可是个圣徒。虽然你看起来一副肮脏邋遢的模样，可是几个星期来，他一直在我耳边絮叨，说编辑部的小伙子有多聪明多勤快，说得我头晕脑涨。他知道，说到底我是个心软的人。况且他还许诺，如果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他就送我一盒哈瓦那雪茄。他这么说了，我就好比看见了摩西走下西奈山，手里拿着石板，帽子上显露出真理来。好吧，言归正传，今天是圣诞节，而且我希望你的朋友能安静一下，所以给你一次上台的机会，你可要像个英雄一样顶住风浪啊。”

“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巴希里奥先生。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……”

“小子，话别接得太快。我问你：有人写文章滥用形容词和副词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这是一种罪行，《刑法》里应该加上这一条！”我回答道，像个刚刚皈依、信仰坚定的教徒。

巴希里奥点头赞许，表明我通过了考核。

“说得不错，马丁。这个规矩你心里很清楚。凡是能留在我们编辑部的人，心里都装着规矩，而不是迷信规则。我们的计划是这样。坐下来仔细听好，我不会讲第二遍。”

计划是这样的：出于巴希里奥以为不必深究的种种原因，周日版副刊的封底故事在最后时刻被拿下了。以往，封底都有一篇小说或游记。这周本想刊登一篇关于爱国情操的故事，讲述中世纪加泰罗尼亚骑士的丰功伟业和火样热情，颂扬战士们从圣地直到约布雷加特三角洲，拯救太阳下一切美好事物。令人遗憾，这篇文章没能及时写完。不过我怀疑巴希里奥也不是真心想刊发它。离截稿只剩下六个钟头了，可是除了刊登一整页广告，推销一种具有丰臀功效、能消除黄油副作用的鲸鱼骨紧身衣，仍然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写出文章救急。编辑部决心在报社上下募集文学才俊。为了补上封底的“天窗”，得写出一篇占四个版面的文章，而且要饱含人文主义情怀，以慰各个阶层的忠实读者。推举出来的才俊共有十位，毫无疑问，里面肯定不会有我的名字。

“马丁，我的朋友，事有凑巧，从在编人员里选出来的勇士们，没有一位正在这儿，或是能尽快联系上。面对眼前这场灾难，我决定让你来拿主意。”

“您可以信任我。”

“五页稿纸，两倍行距，六个小时内交稿，爱伦·坡先生，我只信任这个。给我一个故事，不要祈祷文。我要是想听布道，就去听午夜弥撒了。给我一个故事，以前我没读过的。要是我读过的，就要写得出色、讲得精彩，别叫我看出来。”

我正准备出门，巴希里奥站起来，绕过写字台，将粗大而沉重的手掌拍在我肩上——重得像铁砧。我从近处看去，发现他的双眼正朝着我微笑。

“如果小说还说得过去，我给你十个比塞塔^①。如果写得精彩，我们的读者也喜欢，我就继续发表你的小说。”

①比塞塔，西班牙旧时法定货币，于2002年停止使用。

“您还有什么指示吗，巴希里奥先生？”我问道。

“有。别叫我失望。”

接下来的六个小时，我陷入极度的亢奋。我在编辑部中央的桌子前坐定，这是为维达尔留的位置，他有兴致时会来办公室小坐。大厅里空荡荡的，黑暗的房间中烟幕交织，怕是刚点过一万支香烟。我闭上双眼，心中浮现出这样的意象：雨中的巴塞罗那，黑云之阵笼罩城市，一个男人在街巷的阴影间疾走，手上沾着鲜血，眼里藏着秘密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在躲避些什么，但是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，他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。我让一页稿纸滑入打字机的辊筒，马上开始写作，试图紧紧抓住每缕思绪。我同每一个词语战斗，同每一个短句战斗，同每一种表达战斗，以至于同每一个意象与字母决战，仿佛那将是我写下的最后的文字。每一行文字，我都反复打磨，似乎我的生命维系于此。斟酌一番字句，我再重新写过。只有不间断的键盘敲击声整夜陪伴着我，它激起阵阵回响，又消隐在大厅的阴影深处。墙上的巨钟分分秒秒地走过，耗尽光阴，直到天明。

将近清晨六点，我从打字机上取下最后一页稿纸，深呼了一口气，似乎已被击垮，大脑里藏着一个蜂巢。我听到了巴希里奥迟缓而沉重的脚步声。他刚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，稳步走出办公室。我拿起那几页稿纸交到他手中，却不敢承接他的目光。巴希里奥在邻近的桌旁坐下，打开一盏小台灯，目光在手稿上游移，脸上没有显露一丝痕迹。接着，他把手里的烟放在桌沿，看了看我，高声朗读第一句：

“夜幕降临城市，街巷中弥散着火药的味道，那仿佛诅咒的气息。”

巴希里奥瞥了我一眼。我不禁露出自我保护式的笑容，好像所有的牙齿都亮出来了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拿着我的小说走开了。看着他走远，走进办公室，门在他身后关上，我还呆立在原地，仿佛变成了石头，不知是该拔腿跑开还是等待死刑判决。十分钟之后——对我来说几乎像十年——

副主编办公室的门开了，巴希里奥雷鸣般的声音，整个编辑部都能听见。

“马丁，劳驾你来一下。”

我拖着步子走向办公室，尽可能放慢步伐。最后没办法了，我才仰起脸注视着他。巴希里奥正捏着那支令人恐惧的红铅笔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我要咽口水，可嘴里是干的。他拿起稿纸交到我手中。我握着手稿转身，径直冲向门口，想尽快离开。同时，我告诉自己，在哥伦布饭店门廊下当个擦鞋童，我还是能行的。

“把它拿到楼下车间，让他们把文章排进铅版。”那个声音在我身后说。

我转过身，这肯定是个残忍的玩笑。但巴希里奥拉开写字台的抽屉，数出十个比塞塔，放在桌上。

“这是你的。我建议你拿去买件新外套。四年前我就看见你穿着这件衣服，到现在还大着六个尺码呢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去找潘达雷昂尼先生吧。他的裁缝店在埃斯古德耶尔街，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的。他会关照你。”

“非常感谢您，巴希里奥先生。我这就去。”

“还有，再准备这样一篇故事，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别让我觉得沉闷。看看那篇小说里能不能少死几个人。现在的读者喜欢那种无聊的结局，什么伟大的人类灵魂战胜了厄运之类的蠢话。”

“明白了，巴希里奥先生。”

副主编点点头，向我伸出手。我握了握那只手。

“干得漂亮，马丁。星期一我希望看到你坐在胡塞达的位子上，那张桌子现在归你了。我要把你安排在社会版。”

“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”

“是啊，你不会让我失望，却会把我一脚踢开，那是早晚的事儿。而且你就该这么做，因为你不是记者，也绝对成不了记者。不过，你现在也算不上侦探小说家，就算你自以为是这么回事。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吧，我们会教你点东西，绝对用得着。”

这一刻，我彻底卸下了戒备，心底充满了感激，真想拥抱眼前这个大块头。但巴希里奥转瞬又戴上了凶恶的面具，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，指了

指门口。

“得了，别装腔作势了。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出去吧。还有，圣诞快乐。”

“圣诞快乐。”

接下来的星期一，我走进编辑部，头一次坐在自己的写字台边。我发现，桌上有一枚粗糙的灰色信封，封口处绕着绳结，上面印了我的名字，用的正是多年来我打字时使用的字体。我揭开信封，里面装着加了框的周日副刊的封底。有人在我的小说上画出了标记。旁边有一行留言：

“这仅仅是个开端。十年后，我是学徒，而你是大师。你的挚友与同事，佩德罗·维达尔。”

2

我的文学首演经历了火的洗礼。巴希里奥果然信守诺言，为我提供机会，同意再发表一组篇幅相近的小说。不久后，编辑部做出决定，鉴于我的事业发展迅速，他们每周都会发表一篇我的作品，只要我还在编辑部担任从前的工作，领取同样的工资。我虽然精疲力竭，虚荣心却获得了极大的满足。每天我都伏案疾书，修改同事们的文稿，不停地撰写新闻报道和犯罪事件，为的是给晚上腾出时间，一个人待在编辑部创作连载小说。其实，我早已在想象中把玩这些故事了。小说的名字叫《巴塞罗纳的秘密》，略带拜占庭风格，也有点歌剧的影子。毫不脸红地说，小说带着大仲马和斯托克^①的风格，还模仿了不少欧仁·苏^②和费瓦^③。虽然每晚只睡三个小时，

①斯托克(1847-1912)，爱尔兰作家，代表作为哥特风格小说《德古拉》。

②欧仁·苏(1804-1857)，法国作家，以描绘城市生活阴暗面的长篇小说著称，代表作为《巴黎的秘密》。

③此处的费瓦，当指费瓦父子中的父亲保罗·费瓦(1816-1887)，法国小说家、剧作家，1844年曾出版《伦敦的秘密》，创作过吸血鬼系列小说，也被誉为现代侦探小说的奠基人之一。

我居然还容光焕发，仿佛我是个吸血鬼，每夜在棺材里安眠。维达尔从来没见过这样与肠胃无关，而是不断吞噬自身的饥饿。他觉得我是在燃烧自己的脑子，照这样下去，到不了二十岁，我就得筹备自己的葬礼了。对于我的勤奋，巴希里奥则不以为然，他有另一套看法。发表每一章我的小说，他都显得极为勉强，我的作品让他恼火。他以为这些文字纯粹是无病呻吟，我浪费才华捏造情节和故事，文学品位可疑，实在是没有出息。

《巴塞罗那的秘密》创造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明星角色。这位女主角是一个十七岁的作家能想象出的最有魅力的“蛇蝎美人”——珂洛伊·佩曼耶尔，女吸血鬼中的黑暗公主。她极为精明，甚至可说是狡诈。平日，她总是身着惹火而纤巧的紧身衣，陪伴在神秘人物——巴尔塔沙·莫雷尔身旁，既是他的情人，也是他的助手。巴尔塔沙是地下世界的主宰，他的地下寓所中居住着机械人，藏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圣物，出口连着一一条隐秘通道，一直延伸到哥特区的墓穴。珂洛伊总是先引诱她的牺牲品，在他面前跳起催眠之舞，慢慢褪去衣装，然后亲吻她的猎物，而她的红唇上早已涂抹了剧毒。猎物沾染上唇膏，不知不觉全身肌肉已经麻痹。她凝望着猎物的双眼，看他们渐渐窒息，安静地死去。每次狩猎前，珂洛伊必先饮下一杯掺着解药的陈年堂培里依香檳。珂洛伊与巴尔塔沙有自己的荣誉法则：仅仅清理那些社会渣滓，为世界除掉嗜杀成性的歹徒、卑鄙小人、伪君子、狂热分子，还有种种的痴愚者——他们盗用各式旗号，假借各种神明，以语言、种族或其他昏话为名，给他人带来无穷且无谓的灾难，其实不过是掩饰自己的贪婪与卑劣。在我看来，这两人是桀骜不驯的英雄，就像每一位真正的英雄。

巴希里奥的文学趣味已被定位于西班牙黄金时代诗歌的水平，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是通篇胡说八道。但读者反响良好，况且不管怎么说，他对我有些好感，因此原谅了我笔下的荒诞无稽，将之归结为青年人的狂热。

“马丁，你的热情可比你的文学趣味强多了。这种折磨你的病有个名字，叫作‘恐怖剧场’^①。这种病对小说创作的作用，和梅毒对私处的作用差不多。

^①恐怖剧场，指着重表现暴力与恐怖的木偶剧，19世纪流行于巴黎坊间。

刚得病的时候，你可能还觉得挺快活，但以后就只能走下坡路了。你应该多读点经典文学，至少也得看看贝尼托·佩雷斯·加尔多斯^①的作品，让你的文学抱负有点长进。”

“可读者们还是挺喜欢我的小说。”我辩白道。

“那可不是你的功绩。感谢你的竞争对手吧，他们都太差劲了，还喜欢卖弄词藻，描写一头驴怎么变得神经紧张都得浪费一段话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、谨慎一点？别把禁果一次吃个精光啊。”

我连忙装出懊悔莫及的样子，心里却在偷偷抚弄那个禁忌的词：恐怖剧场。我暗暗对自己说，不管如何，我必须成功，虽然有些轻浮无聊，但这样才能捍卫这个名词的荣耀。

我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，却突然发现许多同僚都显得愤愤不平。他们接受不了，一个一向是编辑部吉祥物的毛头小子，居然在文学世界里闯出了点名堂，而这些年来，他们的文学梦依然在灰暗而可悲的地狱边缘徘徊不前，愈加黯淡。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几篇不太成熟的故事，它们激发的热情远胜于报社二十年间刊登的其他内容所激发的。这个事实只能叫我的同事们更加气恼。短短的几个星期内，我原来看作亲人的同事们变成了充满义愤的陪审团，这时我才看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多大伤害。他们不和我打招呼，拒绝和我交谈，在背后恶语中伤，极尽挖苦与贬低之能事，以排解心中的愤恨。我的好运实在难以自圆其说，他们便将一切归因于佩德罗·维达尔的帮助，归因于读者的愚蠢，归因于那尽人皆知的信条：倘若有人在任何职位上取得了成功，那就不容辩驳地证明了此人缺乏技艺、全无功劳。

这种意想不到的转变很可能是不祥之兆。维达尔试图鼓励我，我却疑虑重重，估计自己留在编辑部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

^①贝尼托·佩雷斯·加尔多斯（1843-1920），西班牙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，主要代表作有历史小说《民族轶事》，小说《悲翡达夫人》、《福尔图纳塔和哈辛塔》等。

“嫉妒是平庸者的宗教，因为妒恨可以给他们带来慰藉，平复那种啃咬内心的焦虑。然而最终，嫉妒会侵蚀他们的灵魂，纵容他们的卑劣与贪婪，甚至让他们相信这两种可鄙品性正是美德，而且天堂的大门只会为他们敞开。终其一生，这些家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的盘算毫无新意，净想着怎样贬低与排斥他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甚至还要消灭他人，那仅仅是因为别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。这愈加证明他们的灵魂、头脑和内心是多么贫穷。遭受众愚人羞辱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的灵魂永远不会和蠢笨者为伍。”

“阿门，”巴希里奥点头称赞，“如果您不是生在富贵人家，那真该当个神甫或革命家。就凭刚才那篇布道辞，主教也得跪下来在您面前忏悔。”

“好吧，您两位就开玩笑吧。”我抗议道，“可是那些家伙眼里容不下的是我啊。”

虽然我的成功招惹了无数人的妒恨与怀疑，但说来可悲，我空有流行作家的名声，挣得的工资却仅够维持生计，多买几本书——虽然我也没时间阅读，勉强在公主街旁的窄巷中租下膳宿公寓的一间陋室。公寓的老板娘是位虔敬的加利西亚妇人，人家都唤她卡门太太。卡门太太总是告诫众人要谨慎行事，她每个月都给房客们换一次床单，还建议房客们不要屈从于手淫的诱惑，也不要穿着脏衣服钻进被窝。她没必要警告我们不能在房间里嫖妓，因为巴塞罗那不会有哪个女人愿意钻进这个可怜的穷窝，哪怕以死相要挟。在这里，我领悟到一个人可能会忽略生活中的一切，首先是忽略恶劣的气味。如果说这儿还能带来些启示，那便是绝对不要死在这种地方。在情绪低迷的时候——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——我告诉自己，如果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在染上肺结核前离开这个鬼地方，那一定是文学了。要是它会刺痛人们的灵魂和私处，用砖块蹭蹭那些地方就行了。

每个星期天，到了望弥撒的时候，卡门太太就出门去朝拜她至高无上